

——当初那一瞬，就已决定下半生。
我不后悔，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这一生，有没有真正爱过我？

任染 著



庄园

Garden

他是爱她，还是爱她身后的亿万财富？她是妻子，还是运筹帷幄的女继承人？
原来最亲爱的人之间，也会有最激烈的角逐……



全世爱
ALL ABOUT LOVE
纯爱系列

4月天

17K.COM

继梁凤仪《大家族》后最真实的豪门恩怨录！
精彩颠覆香港TVB大剧

庄 園

任染·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园 / 任染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78-3203-8

I. 庄… II. 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71 号

庄园

任染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29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203-8

定价: 26.8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	001
第二章	豪门夜宴风波起	007
第三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015
第四章	风云突变情浓时	023
第五章	一诺成痴空等待	030
第六章	重逢已非昨日身	039
第七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	046
第八章	最是甜蜜初嫁时	054
第九章	避无可避皆是命	061
第十章	何人清醒何人醉	068
第十一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	085
第十二章	阴阳相隔亲恩断	101
第十三章	生死一线别旧日	111
第十四章	家族荣光一肩担	121
第十五章	似曾相识故人归	127



第十六章	恩怨纠结代相传	132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37
第十八章	患难与共守平安	143
第十九章	寒风瑟瑟送知己	147
第二十章	亦真亦假总关情	153
第二十一章	退一步海阔天空	160
第二十二章	层层迷雾心彷徨	167
第二十三章	咄咄相逼无退路	176
第二十四章	不告而别孤身去	186
第二十五章	茫茫人海何处寻	201
第二十六章	真相大白方知痛	221
第二十七章	天崩地裂此生黯	230
第二十八章	彩云易散琉璃碎	240
第二十九章	人间自是有情痴	252
第三十章	相濡以沫共余晖	262

第一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

又见夕阳了。我坐在庄园主人房的小偏厅内，痴痴地看那夕阳余晖下，漫天的红。

又是一天的结束。

记得当年庄恒计划在这半山建起这庄园的时候，香江大半的知名设计师蜂拥而至，一波接一波地呈上规划图纸，弄了好大一阵子风波。然后停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文。图纸，悬着；地，空着；人心，吊着。在等待定论的那段时间，仿佛整个香江最大的事情就是等着看庄家的大宅怎么建，建成个什么样子。建筑师们在等，因为搭上庄氏，就意味着平步青云，声名大振；各大世家在等，因为庄园的建成直接意味着他们是否也要动工动图，总不能一下子被庄家比下去太多；小市民们在等，等着看又一个豪门神话诞生，然后丰富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就连移民局都在等，等着把那些预留好的顶尖级的菲佣们送到庄园来。说是免得我们到时候再申请耽搁工夫了……真是好笑。谁不知道今时今日香港有多少家庭等着请菲佣，移民局的轮排队伍长得都望不见个头。我那同父异母的妹妹施蕴晴的家姑就有一次为了抢一个菲佣，逼得她施二小姐亲自跑了一趟移民局。

既然大家都等着，那些五花八门的新闻媒体就更加不会闲着，一天到晚亢奋至极，只要是个姓庄的抓着就拍，简直把我们那时在浅水湾的家门口当集体宿舍了。惹得董穆怡对着我嗔怪连连：“再这么折腾下去，怕是我们新闻界所有的记者啥也不用

干了，就猫在庄氏门口等着你们家庄恒指点江山，我们跟着疲于奔命好了。反正也是财经、政治、社会外加娱乐四位一体了。”我回她：“那敢情好，反正孔子说的，‘天下为公，是为大同。’难得你们这群人也有众志成城的时候……”我话都还没说完，就遭了她一个大白眼。

“你也体谅体谅我们，让庄恒利索点公布得了……”穆怡不跟我闲扯，又把话给绕了回来，我嗯嗯地敷衍了。心，却是苦的。庄恒，我的丈夫啊，他的心哪里还在这庄园之上啊。骆清珏据说是病了，病得挺重的。庄恒这些天在她的金屋和医院来回地跑，哪还有半分的心思分给我，和他承诺给我的庄园，我的家。当初的承诺就这么硬生生地跳了出来。

“蕴茹，总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就叫‘蕴园’好不好？”沉厚的男声似在耳边响起又似远远传来，清澈坚定的眸子，清晰地倒映出我的身影。

“不，叫‘庄园’，我可是庄恒的妻子呢。”我娇笑，却不失坚定。他怔了怔，半晌，拥我入怀，再无话。

那时的我是快乐的，我是单纯的，我看不出我丈夫眼里的那丝复杂。那时庄宇庄楠都还没出生，我的整个世界就是庄恒，庄恒。

叩门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门开处，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妈妈”，那个声音唤我。我甩了甩头，怎么又想起这等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来了。懊恼地笑笑，冲着我的儿子，庄楠。都二十岁的小伙子了，真快。他在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念大二，圣诞节放了假回来，被他父亲带在身边，放在庄氏学习。

“妈咪，你怎么又一个人在这里吹风啊，灯也不亮一盏，会着凉的。”我茫然地望向窗外，是啊，明明刚刚还是漫天的夕阳，怎么一下子全没了，全黑了。看向皱着眉头、一脸不认同的样子的儿子，我不禁失笑了。怎么，二十岁的孩子，已经要开始保护母亲了吗？

“你一个人回来的？”我试图转移儿子的注意力。

“爸爸到书房去接电话了，让我先上来看你。荣妈说你今天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下过楼。”儿子边说边体贴地把我半拉半扶起来，“好妈妈，都快七点了呢，你还不换衣服。晚宴可是八点半就要开始了呢。”

“我……”我这才想起来，今天之所以没有去医院，扔下我的急诊室，好像就是因为晚上有个什么高官的宴请吧，答应了陪着他们父子一同去的。“不就是不知道什么

来头的高官吗？至于要你妈妈提前几个小时准备吗？难道那种不知名的官能比你妈妈还有见头？”我一边四处找表，一边冲儿子说。

“什么不知名的高官啊？是特首啊！澳门那边的经济财政司司长来港，我们要出席特首招待他的晚宴啊。要不然爸爸怎么会明知道你不爱参加这些活动还一定要你放下医院的事，陪我们一起去呢。”

哼哼，再怎么沉稳持重，毕竟还是个孩子。好啦，我承认，这是比小破事儿还重要一点的。正想回说他两句，就听到沉沉的一声稳稳传来：“蕴茹，怎么了，不舒服吗？”

接着，我被拥入了一个暖暖的怀抱。不再是楠儿那般的阳光气息，而是那种让人安心的、平和的气息。呵呵，我的丈夫啊。上天造人，似乎就有得天独厚的一说。身后的这个男人啊，岁月荏苒似乎只让他平添了沧桑的魅力，越发的成熟，越发的坚韧。商场如战场，他却偏偏不染那股子铜臭气，满身的儒雅翩翩。

我早已过了那十五二十的冲动岁月，早已退却了那沸腾奔驰的激情，甚至连心都已经让他硬生生地伤了个七零八落，可这个怀抱却依然让我眷恋如初。

“伤情处，决绝地转身，让他看着我，绚丽地退场。”这话是女儿庄宇十六岁第一场初恋失败后，在我和庄恒面前，毅然决然抛下的。说完后，她便潇潇洒洒地和同学冲去了北京。说是要用五千年的文化来沉淀自我。她倒是无心之说，可引得我和她的父亲一阵惆怅。尤记得庄恒听完后，半晌做声不得，只呆呆地看我，若有所思。而我，只能苦笑。我的女儿啊，口含金匙而生，你怎么会懂什么是伤情，什么是决绝，又怎么才算是退场啊。不过，不懂最好，我只愿这一世你都不会懂，妈妈是懂了，痛得麻木。

我轻轻地闭眼，耳边传来关门的声音，我知道，儿子退出去了。我感觉到他用下巴小心地试着我额上的温度。然后轻轻地晃晃他怀中的我：“不烧啊，不舒服吗？下午又吹风发呆了是不是？这么爱发呆，怎么当医生啊，还是叫崔炯来看看吧。”说着，就要打横抱起我。如此这般的体贴啊，属于我吗？我叹息着睁开眼，对上一双深深的眸子，在他的眼睛里读出了关切。关切是吗？我自嘲地笑笑。长久以来，我不就是靠着这点半猜半悟得来的温暖过过来的吗。

“我没事，”我拉住他，“哪有那么娇弱啊，叫崔炯来干什么。人家就算是家庭医生总也要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吧，更何况我不就是个医生吗？”

庄恒摇摇头，笑了：“是谁说的，医不医亲的啊？”他伸手抚了抚我散落在肩上的头发，笑着打趣。然后摸了摸我的脸，“还是躺一会儿吧，脸色不好呢。嗯？”

“得了吧，那你的晚宴怎么办啊？对了，几点了？”我猛然记起他进来之前，我好像

在找表看时间，以安排安排换衣梳妆的。被他这么一进来全给打乱了。“呀，都七点半了。”我就着他的手一看，嚷了起来。

“没事儿，反正不重要，我自己去就行了。”他答得毫不犹豫。

我又是一阵酸楚，是啊，想这香江的上流社会多难得才会见到一次庄恒先生偕夫人同时出现。是体谅我不乐于应酬，怕也是因为不想要惹他的骆清珏难受吧。毕竟，就算她有齐了贵妇的一切：金钱、珠宝、豪宅，可独独就是缺了个名分。不过这么多年了，庄恒始终是没有跟我提过要名正言顺地让她入门。由着她和她的女儿在他的金屋里过她们的富贵生活。而我呢，则幸免在名义上重蹈母亲的覆辙，可实际上呢？我跟母亲谁又更幸运一点呢？

“蕴茹，”浑厚的声音在头上响起，“不行，我还是要找崔炯来。”庄恒真的有点急了。我涩涩然冲他一笑：“我真的没事，好了，我为了今晚连医院都抛了，刚刚你儿子已经跟我大惊小怪过了，别让儿子笑话我了。”说着，我挣脱他的怀抱。按下室内电话，“福庆吗？你通知 Joey 带几个人到化妆室等我……”

“夫人，需要林小姐带着服装过来吗？”“嗯。”我看了眼靠在窗台边似笑非笑的丈夫。不愧是跟了我十几年的老用人了，连我懒得自己再去我那间可以看得人眼花缭乱的衣帽间抓一件像样的晚礼服的陋习都一清二楚。主动替我把梯子搬来了，我照着下就可以了。说句实话，我那衣帽间我自己极少进去，反而是每天打扫的福庆比我进去的次数还多，大概也比我清楚里面究竟有什么吧。对我来说，医生的白袍外加休闲的套装更能引发我的兴趣。然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Chanel、Christian Dior、Gucci、LV，总是会定期送最新的服饰过来。从头到脚，无所不包，刚开始我还会皱皱眉，跟他们沟通沟通，后来实在是烦不胜烦，听到的话太千篇一律了：“庄太太，您真的好有气质，跟我们牌子的风格太像了”；“庄太太，您穿的这件衣服是我们设计师专门为您设计，空运过来，全港仅此一件”；“庄太太，您能穿我们品牌的服饰，实在是我们的荣幸。”等诸如此类。于是乎，到了后来，基本上都是由福庆去应付他们，反正随便点几件，签个单，也就皆大欢喜了。久而久之，庄恒的夫人是法国顶级潮流的坚决追随者的说法不脛而走，弄了个人尽皆知。

有一次我到纽约去开医学会议，正好跟要赴美公干的穆怡撞到了一起。各自结束工作，就结伴到第五街上去逛了逛。结果翌日坐在返航的飞机上，我赫然看到了香港某报的特大独家，纽约第五街的常客——香港庄氏集团主席庄恒夫人。接下来便是对庄恒的财力估计，什么白手起家，跻身香港顶层社会，并入四大家族之列，势力

版图跨越亚欧美三大洲。然后便是对我的一番描述，什么极尽奢侈、挥金如土。末了，才有一行小小的字，庄氏蕴茹本人在港公立医院任职。估计就这一行字还是为了表示对庄恒没有老派守旧思想的大加赞赏。这样的颠倒黑白直看得我瞠目结舌、哭笑不得。

我确实确实并不经常上报，也不知道是穆怡照顾得好还是庄恒势力太大，平日里倒并没有什么狗仔队冲到医院来拍什么豪门主母的职业生活一类的东西。也幸好是这样，要不然，我还不早就被我们院长兼我大学时的教授给开除了。

“夫人，林小姐到了。”福庆的声音传来，我转身往化妆用的小休息室走。

Joey 是我的专属化妆师和置装顾问。她有一家公司，有许多专业的人员，专门为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们打点行头。Joey 早就退居幕后主持大局了。只有我，她才会亲自服务罢了。当然，她从我这里得到的酬劳，明里暗里也相当可观就是了。Chanel、Christian Dior、Gucci、LV 那些定期的服饰都是先由她挑选过才送到庄园来的。光是暗中的回扣，怕已是旁人朝九晚五拼死拼活可能都赚不回的辛苦钱了。数字我不清楚，反正钱是庄恒付。我们配合了多年，早已默契非常。不必多说什么，她可以将我的意思融会贯通了。

二十分钟之后，我穿上了一件紫红色塔夫亮绸长裙，长发轻轻盘起。搭配上孔雀蓝宝镶钻颈饰和戒指，宝蓝紫红。对镜自视，四十多岁的人了，倒看不出什么皱纹，雍容贵气，堪堪的大家风范，那形容连自己都是满意的。儿子就常说，我们走在一起充其量是姐弟，谁会相信我有个这么大的儿子啊。

然后我在用人们的惊叹声中，走向等在大厅的丈夫，从他眼中一闪而逝的光芒中，看到久违的激情。他小心翼翼执起我的手，护着我上了他那辆黑色宾利坐驾，然后吩咐司机开车。我看着我们相扣的十指，不禁在想，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吗？还是透过我的脸，看到另一个女人呢？我不知道，更怕知道。骆清珏这三个字，怕是我永远的禁忌，他永远的牵挂吧。

“想什么呢？”他问。

“哦，”我回神，掩饰着问，“楠儿呢？不是说一起来的吗？”

“刚刚接了个电话，就告诉我说他美国的同学回港了，要出去。”庄恒的声音里透着几分不满。我知道，他是想在这种重要的场合把儿子带在身边，让他好好历练的。

我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笑道：“他才大二呢，回来就被你拘在庄氏，难得他有同学回港，你就放他出去玩玩儿吧。”我看着丈夫一脸的不以为然，“扑哧”一声笑了，

“楠儿算不错的了，起码放了假还知道回港。你看看庄宇，人一放假就飞了。现在还不知道背着她的破背包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混着呢。”

提起我这个女儿，我就一肚子的火。好好的豪门千金不当。偏要去念什么人类考古。一天到晚借着考古的名义，实行她探险的活动。还不到二十岁的人，小半个地球总是去过的了。我倒不怕别的，就是担心她的安全。

“放心，我叫人看着她的。”庄恒轻轻闭着眼说。用食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扣着我的掌心。那一刹那，我仿佛在我铁打的一般的丈夫脸上，看到一种叫做疲惫的东西。不自觉地，心，疼了。

香江的夜晚，永远是那么的五光十色、金碧辉煌。车缓缓靠边停下，早有一队接待人员候在车边，车门开处，整齐划一的声音响起来：“庄先生、庄太太晚上好……”

第二章 豪门夜宴风波起

庄恒微微扯了扯嘴角，扬起一个惯有的弧度。嗯，很多报道称这个弧度为潇洒，也有媒体反驳说是内敛。在我看来，不过是近乎于无奈边缘的放空罢了。随后，他先下车，然后旋身扶出了我，揽着我的腰，我们并肩而立，微笑。

眼前闪起一阵镁光灯，又不知毁了多少菲林。我几乎可以想见，明天的各大报小报上或多或少总要有我们的身影，再配上四个字，伉俪情深。讽刺？是的。外人眼中的我们再十全十美不过了，可骨子里，我们都知道彼此的遗憾在哪里。他有，我也有。

当晚的晚宴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我们到的时候，正是晚宴之前的酒会。

来的人已经很多了，煞是热闹。我跟着庄恒一路前行，所过之处，原本聚堆的人都会静下来，默默退到一边，让开路来。那架势只差没有鞠躬致意了。

我转头看庄恒，好家伙，他也不理会别人的退却，只轻轻颌首，笑得云淡风轻。我不禁往四周扫，虽然甚少出席这种场合，但二十几年庄恒夫人也不是白当的，三五七等一分，大致情况已经了然于胸了。

哼哼，是谁说现代社会没有阶级等级的？都是废话。干任何事，任何行业那都是有资历排行的。不要以为有钱就都是富豪了，富也是能富出个公、伯、子的。高一级，压死一批人。如此层层下压，恶性循环。亏得那些局中之人还乐此不疲地在骄傲和谦卑中转换自我。有时候我在想，其实不能怪城中的那起中下级富豪们热衷于在五花八门的慈善夜宴出现，心甘情愿地当城内影画杂志的辅助明星。原因无他，实在是，

这种顶级场面，他们分量不够出不了风头。恐怕他们连先围上来寒暄寒暄的勇气都没有。那便退而求其次。平时给慈善团体点小恩小惠，在那等慈善会上亮亮相，顺便过过被吹捧的瘾。反正外行看热闹，一样的风光无限。当当老子再去当儿子，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有益身心健康的。

“你父亲在那边，去打个招呼吧。”庄恒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的父兄就在前方。不光是他们，韩氏集团的主席韩毅仁和夫人韩林秀玉也在。我忙凛了凛神，随庄恒走了过去。

“韩世伯，韩伯母，爸爸。”我一一招呼过去。但庄恒在父亲和韩毅仁面前一直持晚辈礼，也和大哥他们以平辈礼节相交。父亲是真有些显老了，满头的银发，瘦长的身形，跟站在一边的大哥施逸辉形成鲜明的对比。开句玩笑，如果以肚子大小论身家，我大哥怕是雄冠香江了。我从小就说，他是典型的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倒是庄恒不知为何每次对大哥，就像如临大敌一般，从来没有半分的小觑，连那笑中夹杂的都是几分谨慎。

韩毅仁世伯算是从小看我长大的长辈了。记得小时候，父母之间开玩笑，总爱将我和韩世伯的长子韩栌斌配在一起。记忆中的栌斌总是那么苍白，温柔地冲我笑，陪着我学琴、陪着我练舞，由着我嬉笑打闹。然而，就在我懵懵懂懂还不明白情为何物的时候，他走了。永远地走了，突发性心脏病。他甚至没有等到我告诉他一声，我喜欢他，就这么一声招呼也不打地走了。留给我原本明亮的童年时代一个惨淡的结束。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立志当一个医生，当一个可以救人的人。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跟韩伯伯都已然英雄暮年，我们这一辈也早已站在时代浪潮上呼风唤雨了，甚至连我们的孩子再过几年都可以成家立业，独当一面了。这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呢。

我含笑而立，静静地听庄恒和他们闲谈。这些男人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除了生意就是香车美女。每一届各种各样的小姐还没选之前，资料倒是早早地就已被送到这些人案前了。庄楠有一次到施氏去，回来就说在他舅舅办公室看到了很多的美女资料。当时庄恒就在一边促狭地笑着，我狠狠瞪他一眼，悻悻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正百无聊赖间，看到远处穆怡冲我眨着眼，遥遥举杯，笑得开怀。我低声跟庄恒交代了一声，再向韩氏夫妇和我的父兄道了声：“失陪。”便向她走去。

“庄太太，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她调侃着道。

什么话?! 这女人，简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一边大大地摇头，一边大肆地打

量这位新晋的新闻局高层。只见她只穿着一身简单的白缎锦绣小鱼尾裘地长裙，银色系列的手链，手袋和银色高跟鞋完美点睛，搭配她的黑色直长发和轮廓分明的五官，传达出极致的个人气息。

“你看什么呢？”她有些奇怪。

“如此尤物，我见犹怜啊。”我大大地笑叹。

毫不意外地，看她瞬间红了脸，手作势就要来掐我的腰。我轻轻闪过。拉了她的手，往一边走去。

穆怡是我的死党，从大学一直到现在，认识二十多年了。她是看着庄宇、庄楠出生的。说来好笑，她学新闻我学医，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行当；她热情如火我则沉静如水，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性格；她家世普通我则贵为施家嫡女，在我们那个年代又是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恐怕唯一相称的就是容貌了吧。

我从小就是施家最耀眼的公主，那耀眼是绝非施蕴晴可以比的。服侍了母亲一辈子的老用人阿福是这样说的：“二小姐何止差了大小姐几个等级，那差的是气质，是整幅的身家背景。”庆姨一直对那个正正经经经过母亲允许给母亲奉过茶，磕了头进了施家门的女人耿耿于怀。每当我喊那个女人一声容姨的时候，庆姨就会收起对我的笑脸，仿佛我干了什么背叛正义、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样。我总是又好气又好笑，暗自腹诽，母亲都不在乎了，您又气个什么劲儿啊。可心里却始终为庆姨对母亲的这份儿心感动着。庆姨说我比施蕴晴漂亮几个等级，这话里肯定有着几分夸张和护短。父亲的那位二房，可是当年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为了避战才到了香港，又在这灯红酒绿的香江插上了一面花国国旗。几经铺排，引得我财大气粗的父亲做了入幕之宾，没过多久就传出怀上了施家骨肉。于是堂而皇之地约见施道林夫人——我母亲，摊牌、入门。这其中的手段实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有这样一位花国之魁为母，想见得施蕴晴也可算得是美人一个了。当然，我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穆怡呢，除却标致的五官不谈，光那一身慑人的气势，散发的活力，和我并肩往那儿一站，半点不输给我。

就这样的两个人，撞在了一起，拴在了一起，整整二十多年啊。

这么多年来，多少所谓的豪门贵妇整天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三道四，言语之间皆是指责穆怡的。流言飞语是种类繁多、层出不穷的，然，中心论点只有一个——穆怡还未婚，如今能爬上新闻局的高管阶层，不知道背后向多少男人曲意承欢过了。这个年头啊，女人一旦干出点什么名堂来，就一定会被暗示成放条身子出来走江湖的。我为之气结，又不好动怒，只得向那个每次都说得唾沫横飞的马议员夫人闲闲地



答：“如今真是荒唐，何止是这些有本事的女人被人说得乱七八糟，就连那些吃着闲饭的，都动辄被人说是养着‘小儿子’的……”果然，场面冷掉一片。我清楚地看到那位马夫人连同身边的张太、王太的脸上都开始一阵红、一阵白，尴尬地讪笑。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都是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人，再怎么小心，又能怎么保密。再加上香港的狗仔队绝对的专业敬业，堪称“鞠躬尽瘁，九死而犹未悔”。穆怡又是吃新闻这碗饭的，托她的福，我也渐渐知晓了几分这些平时跟在丈夫身边，看似有头有脸的名媛，背后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后来我邀功似的转述给穆怡听，看看我是怎么帮她出半口恶气的。她大小姐可好，半分感动没有，居然瞪着她一双清澈的美目，说：“庄太太你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这种事都能动气。风里来浪里去十几年了，还在乎这几句闲话？料到的了。我看我就适合穿那些露背装，免得被背后的冷箭弄脏了衣服还要费工夫去换，多麻烦是不……”

记得当时她的话还没完，就自顾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的，然后，泪，流满面。我握了她的手，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不辛苦，不是不辛酸的。

穆怡是真的爱新闻，从少年时就怀着满腔的热情，见天地跟我谈什么民主自由，谈新闻自由，谈无冕之王们肩头的重责大任。随着入世渐深，见了太多、碰了太多、懂了太多。如今已无法说自己不曾随波逐流，只能说自己不曾同流合污便是了。

至于感情，越是刚强聪明的女人，在感情上就越容易故步自封。我知道穆怡的心十几年来都在一个男人身上，而那个男人却始终没有给她一个交代。我曾经问穆怡：“这个恋太苦了，换一个不行吗？”

她静了很久，才幽幽地答：“试过了，一觉醒来，看着身边不是他的男人，只觉得恶心，噩梦连连。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乖乖地回到他身边。”我无语，到底谁是谁的噩梦，谁又是谁的宿命，我自己都还是一片茫然苦涩。罢了罢了，饮鸩止渴，到毒发时再说吧。

正胡思乱想着，前面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抬头，嗯，是黎隆源夫妇到了。我迅速地瞥一眼穆怡，似乎平静无波。可惜啊，她手中差点端不稳的水晶杯白白露了馅。也许这世上每个女人都会有一个命中的煞星，躲不开、逃不掉。就像庄恒之于我，而黎隆源之于董穆怡。

远远看见他自往庄恒那边走去。我略略扶了扶穆怡，她冲我自嘲地一笑，摇了摇

头示意自己没事，又努了努嘴角，要我回庄恒身边去。我拍了拍她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是啊，黎隆源到了，我怎么说也要去打声招呼的。

说起黎隆源，这个人跟庄家实在是不用算盘都能算得清的亲戚。庄恒的姐姐庄绮就是梨源隆的第一任妻子。可惜结婚还不到十年，庄绮就过世了，红颜薄命。然后黎隆源娶了现在身边的这位太座……黎劳长安。由于混着英国的血统，这中文名不知是谁给译过来的，我曾微微鄙视过那个翻译的人。什么长安，还洛阳呢。

劳家是正儿八经的亲英派。在1997年之前，香港还插着米字旗的时候，很是威风凛凛。估计黎隆源匆匆把这位劳家大小姐娶进门也十有八九是看中了这层关系。毕竟是有欧洲体格的女人，站在黎隆源身边都把他衬得瘦小了。单论行头而言，黎夫人这一身绝对是贵重无比的。淡绿色的长裙，翩翩的后摆和下身的流苏，多好的一件衣服。可惜这穿的人有点不对了。且不说半老徐娘之姿配个淡绿之色怪怪的，就说那些零七八碎的前缀，使得她本来就过分丰腴的身材更显紧箍，结果倒成了不折不扣的肉粽。再加上这位黎夫人有意无意伸出的手上，五个指头有四个都套上了巨型钻戒，直晃得人心里烦躁。

“黎生，黎太。”我努力让抽搐的嘴角恢复正常，走近前去打招呼。其实我和黎隆源很熟，也算是不折不扣的世交了。

三十年前的香港，能算得上大家族的就黎家、韩家和施家。那时候并没有庄家的一席之地。庄恒和乃姐庄绮祖籍是山东的，幼时随父亲庄启明到了香港。当年的庄绮艳惊香江，我至今都还能想起她穿着一身旗袍，婀娜娉婷地朝我走来，展颜一笑，简直让满园的花都失了色彩。庄绮算得上是一个传奇，谁不知道，当时福云门的庄大姑娘每天惹得多少豪门贵公子争破了头，只为一睹芳容。旧时的酒家姑娘们，是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喝酒可以，陪睡免谈。除非你正儿八经地拿一纸婚书明媒正娶。总之当年黎大少爷三书六聘，席开百台；庄大姑娘洗褪铅华，嫁做黎家妇的场景多少年后依然津津乐道。庄绮既然嫁入黎家，庄恒自然免不了跟着黎隆源在黎氏行走。所以人家说庄恒出身于黎氏也是真的，只不过庄恒势力渐大，敢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终至大家都闭口不提罢了。反正对后来庄恒怎么反出黎家自立门户，外人看来至今仍是一个谜。

“蕴茹，好久不见了。”黎隆源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庄楠呢？不是放假了，怎么没带他一起来？”

“他去见同学了，哪里耐烦跟着我们啊。”我回道。



“呵呵，小孩子嘛，都这样。不过庄家未来的接班人，这么贪玩可不行。他快毕业了？”大哥的声音插过来，平白得刺耳。

我微微皱了皱眉不答话，只是笑。我这个哥哥，对庄楠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父亲一直不肯正式放手让大哥接掌施氏，他这太子爷的身份已经担了太久。外界早有议论，说是施家的这场夺嫡大战鹿死谁手还不甚明了。小弟施逸华和容姨所出的施逸荻在施家企业也同时担着日益重要的职位。再加上父亲前几年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施家的家业，大不了我交给蕴茹便是。于是乎，无辜的我就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这场所谓的豪门争夺战。由于大家都知道我从医，转而从商的概率微乎其微。再加上婚后的我，一直以庄家主母身份自居，施家小姐的名头早就被我压箱底去了。于是矛头居然指向了庄楠。还有自诩为精通豪门内幕的人放出消息说，庄楠将会在二十年内同时继承庄施两家产业，一统香江。从那时起，大哥开始对楠儿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对于这场闹剧，我嗤之以鼻，庄恒不置可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当时正在面临升高中的儿子，本来还在犹豫是先留港三年再出国读大学，还是直接出去深造。蓦然间置身于旋涡的中央，天天被人追着采访偷拍，不厌其烦。毅然决定立刻出国。半大点的孩子，当时半真半假地跟我和他父亲说，就算要当箭靶，也等他先清静几年，过过人的生活，好好感受感受人生的乐趣再说，我和庄恒实在是无言以对。

环顾四周，我们这四家都到了，宴会怕是真的要开始了吧。果然，八时二十五分，特首伴着澳门经济司长走了进来。双方的高官不到正点是不会出现的，仿佛谁要是比谁先来就会失了面子，丢了整个特别行政区的脸一般。但谁又都不会迟到，否则光解释不守时的诚信问题就足以弄得你一个头两个大。

接下来便又是一番相互寒暄，觥筹交错间，怕不只千万百万的买卖就此尘埃落定。怎能不宾主尽欢，皆大欢喜？难怪人们常说，经济的发展都是吃出来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整晚，我都挂着无懈可击的笑容，盈盈立在庄恒身边，颌首举杯弄得我近乎机械。其实以我的脾气，老早就想告罪一声，转身走人。或拉着穆怡去喝点小酒侃侃八卦；或干脆冲到办公室去看我的医学录影带；又或者让庄恒牵着我的手，在庄园那美得仿似梦幻般的花园里，走走坐坐，就只是靠着他不做什么也不做就好。不过这最后一种可能性太小，实现的希望也太渺茫。印象中，嫁给他二十几年了，这种时候屈指可数。而我也等得乏了，就当它是个梦吧。